



杰克·泰勒著

足球裁判

译 者 的 话

足球规则中一个关键性的词句是：“如果裁判员认为……”。同时，在现代足球的快速战术的比赛中，裁判员不能不经常遇到一些出乎预料的场面。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按照规则的规定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和合乎情理的常识来执行工作。为了提高我国足球裁判水平，我们译了1977年退休的著名国际裁判员杰克·泰勒所写的《足球裁判法》一书。由于过去我国各地出版的裁判员学习资料取名“足球裁判法”书名较多，为区别起见，特将书名译成《杰克·泰勒论足球裁判》。

本书内容有作者在比赛场上的丰富高超经验（包括1974年世界杯决赛），叙述了他裁判生涯中的烦恼和欣慰，也有提出指点关于规则的理解和疑难问题的判断，并举出他自己在担任裁判工作中经历过的情境作为例证。他写这本书的目的还有是“将我通过艰难困苦得到的教训贡献给有志当裁判的人”。

本书按原版翻译而成，供我国足球界的裁判员、教练员、运动员和工作人员参考。我们应抱着学习外国东西是为了研究和发展我们自己的东西，并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希读者指正批评。

原书中在规则各章探讨中都刊列“足球竞赛规则”的条文和“国际足联理事会决议”。由于与我国1979年发行的

《足球竞赛规则》内容相同，为减少篇幅在本书中不再刊印。书中插图均翻印原版图片，特此附告。

1980年4月

目 录

绪言	(1)
一、为什么当裁判?	(3)
二、在实践中学习	(11)
三、难下的判决	(19)
四、行动计划	(30)
五、个人探讨(规则第1—4章)	(40)
六、个人探讨(规则第5—11章)	(47)
七、个人探讨(规则第12—17章及踢点球决定 胜负)	(61)
八、三人配合	(68)
附录:	
足球裁判知识测验	(79)

绪 言

既然已经有了富有精辟指导意义的国际足联的《足球竞赛规则》及《裁判员指南》和英国足协《裁判员手册》问世，再写一本有关足球裁判的书，其目的是为什么呢？上面所讲的那两本书确实具有基本的指导意义，不过一场足球比赛很少会在长达九十分钟的全部时间内全完按照课本内容来进行。无论是裁判员或是运动员，在这样快速进行的比赛中肯定都会面临一些意料之外的情况。足球规则中有一条关键性的规定是：“如果裁判员认为……”，而且裁判员始终必须根据自己的判断和常识来解释规则的条文。我的目的就在于将自己通过艰难困苦才获得的点滴经验传给有志当裁判员的人。同时让关心足球运动的观众和运动员们了解裁判员的工作方法和心情，对他们亦可能有所启发。

本书所述只能是我自己对裁判技术以及对规则解释中的一些难点和各方面的一些个人见解，它也只能是我就如何尽可能很好地掌握比赛以及掌握运动员的个人看法。因为一个裁判员必须忠实于自己，忠实于自己的个性。迅速作出有自信心的正确判断就没有时间去装模作样。职业足球运动员协会主席德里克·杜根有一次谈到我和那个被誉为“运动员的裁判员”戈登·希尔两人之间的差别，他说：“就掌握一场比赛的技术方面而言，没有比杰克·泰勒再高明的了。可是戈登有一种难以下一定义的热情，看起来他顺乎时尚，善与人同，

头发留的老长，留着小胡须，还说得一口切口。任何运动员，如果嘴里不干不净，戈登就会立即回敬他一句完全一个样的话”。当然，我们两人都以自己感到自然的，但却是截然不同的方式，在裁判工作中取得了某些成就，倘若我俩中的某一个试图摹仿另一个，其结果必将是灾难，因为他将是在脱离他原来特征的情况下作挣扎，而这种“东施效颦”的结果，不能不有损于他的自信心和掌握比赛的能力。

德里克还评论说：“作为优秀裁判员，其标志是在比赛结束后，自问一下：‘今天的裁判员是谁？我记不得他上场’”。当然，这是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在比赛中你会看到像戴夫·史密斯或是肯·伯恩思这种类型的裁判员，他们不声不响，可是立场坚定，以其不引人注目的风格卓越地掌握着比赛；当然，你也会看到像罗杰·柯克帕特里克或戈登·希尔，或克莱夫·托马斯等另一类型的裁判员，他们性格外向，近乎浮夸，使人们不得不注意到他们。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是出色的裁判员。假如罗杰·柯克帕特里克企图按照戴夫·史密斯所惯用的方式掌握一场比赛，或是戴夫试图效仿罗杰，那就都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对裁判员来说，足球规则的末尾还有不成文的第十八章：“运用你的理智，”以及第十九章：“振作精神，按自己的风格执行比赛。”可见，我的所有关于掌握比赛和掌握运动员的建议必须使其适应你自己的特点。技术方面的改弦更张有可能提高你的裁判水平；但是，改变自己的惯常风格却决不能使你的裁判水平有所提高。

一、为什么当裁判？

在我年青时，只是由于当不上足球运动员，才使我热衷于当个裁判员。我梦寐以求的是想参加沃尔弗斯队当个队员。作为一个小青年，我有时以为我的理想颇有实现的可能。我在当地十四岁以下的少年队踢后卫时，我的希望与日俱增。不过我只是凭自己的身材、气力和速度等优点而获得这个位置。很快我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就是我缺乏充当职业运动员的才能。于是我转而集中精力在我父亲的肉铺里学生意，以便接他的班。这时我对马也着了迷，甚至还曾在贩马方面一试身手，规模虽小，但颇顺利。此后，在仅仅十七岁时，因为我乐意参加低挡的周末球赛，别人劝告我放弃踢球面去试当裁判员。

促成我改变主意的是我们肉铺的一位主顾。拖着蹒跚的步子来买肉的吉姆·洛克，看起来真有点可怜巴巴的，他生过一场病，在床上躺了两年，使他的平衡官能受到了影响。直到那时，他才勉强挣扎着能走路。疾病给他带来的苦恼，却给我带来了收获，因为他来到之后必须坐下来歇上一阵，才能开始他回家的艰难历程。为了使他感到振奋，他一坐下来我总是和他聊天。吉姆总喜欢和我谈他的裁判员生涯，以及他在这方面所获得的乐趣。这曾是他生活中巨大的乐趣。在战前他担任过当地裁判员协会秘书。他谈到如何控制比赛以及人们如何通过当裁判而形成了广泛的接触面等等。他那

种热情奔放的心情深深地感动了我。

吉姆用来劝说我的理由只有一个，而这个理由对我或是对任何人都是有效的。他并没有说为了“有利于球赛的进行”或是为了“树立起坚强的性格”而让我去当裁判员，他只是说当了裁判员，我本人将会感到愉快。另外两点仅仅是副产品，重要的是个人所得到的满足。除非担任裁判员对你有吸引力，否则它对你就毫无意义，而且你也不会有所收获。幸而吉姆预先告诉过我，这种乐趣是从实践中培养起来的。它和饮基尼斯黑啤酒和吃牡蛎一样，初尝时可能只会引起反感而不是兴趣。但如果你稍稍坚持一下，好好地嚼嚼滋味，逐渐你就会上钩。我就是这样爱上了裁判工作的。

在吉姆的建议下，我和当地工人足联会取得了联系。关于规则，我所懂得的只是作为一个运动员所知道的那一点点极不全面的知识，以及从吉姆那里听来的大量的情况资料。可能是出于没有其它选择，或者是出于好心，他们幸而为我作了安排。这时我已经长得魁梧，所以我一上场为布里图尔对詹克斯两个队比赛担任裁判时，从外表上看或许我不像自己感觉到那么年轻。双方上场的队员都不足规定的人数，水平很差，凌辱多得吓人。从头到尾我如坐针毡。我对吉姆说我决不再当裁判员了。他既有耐心并很和蔼，他并没有“将我一军”，怀疑我是否有勇气再试一试，他只是说：“好吧！自己决定吧。不过为什么不再试一回呢？头几场总有点生疏，逐渐会好起来的。”尽管我很疑虑他的看法是否正确，但他说话的方式鼓舞了我的自尊心。一开头，只是基于这种鞭策才使我坚持上场，虽然这样做并没有使我感到任何愉快。处于那个年龄的人是不愿承认失败的。可是我忽然发

觉，我竟然在盼着下一场比赛的到来，并且为取得一些进步而感到自豪，再听到那种冷嘲热讽：“瞧！给我们派来的是什么人——该死的小鬼”。我一点也不畏缩，相反地我倒感到高兴。尽管这样一群成年人，甚至有时还怒气冲天，可是都得受一个“小鬼”的控制呢！

起初最糟糕的时候是我感到裁判员是多么孤立。过去我之所以欣赏球队的比赛活动是因为这种活动的集体感。一个队员感到兴奋，全队都分享这种情绪；一个队员没有踢好，他的缺点往往由全队队员来分担一部份。可是裁判员却是得不到支援的单干户。对一个年轻的裁判员来说，这种形单影只的感觉，固然会引起恐怖，但也会使他很快地成熟起来。何况，我总能从吉姆那里得到帮助和同情。他成为我的保护人，我俩亲密无间的情谊为我打开了顺利的局面。

一旦我有了自信心，尽管我远比一般裁判员年轻，但年轻就成为我的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正因为应付成年人有困难，所以我不得不以超出常人的速度来提高这方面的才能。对那些像老师那样有些掌握人的经验的人来说，担任裁判员就比较轻而易举，但我这个十七岁的年青人，既演不好老师的角色，也装扮不成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兵；如想试试，就会受到嘲笑，被人哄出场外。唯一的出路是很好地去理解运动员的反应，了解是什么使他们发火？怎样才能启发他们在比赛中遵守规则。早日获得这种知识对我是极为重要的。在肉铺里接待顾客的经验对于我在球场上的表现也大有裨益。因为在肉铺里难免也会碰上难以应付的或心境恶劣的顾客。裁判员在场上有职有权，而且必须懂得如何行使其职权。除非运动员们承认并服从你的判决，否则，光凭职权是不能帮助

你解决问题的。

以责备的神情用手指向犯规运动员，不仅不能使他认识错误，我发现反而只会使他怒气大发。用手碰他一下，那就造成更为灾难性的后果。在早年间一场比赛中，为了帮助一个受伤运动员站起来，我跑上去用胳膊托起他的肩部，他的反应是大发雷霆，一把把我推开，朝着我大嚷大叫。我事后分析：我碰了他一下等于引火烧身，使他把由于受伤而产生的满腔怒火发泄到我身上来。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尤其必须既策略又谦逊；因那些成人厌恶地觉得我在向他们发号施令，或企图显得比他们优越。这个态度就形成了我的自然的性格，而且我从来也不曾为了具有这种性格而感到遗憾。如果适合你的个性，我认为这是最好的态度。不声不响，神情冷淡就可以使比赛进行得顺利，同时也维持了运动员们对你的尊重。如果和运动员们过份“亲近”，或者使他们认为本当是他们的表演机会而你却过分惹人注目时，那你就将难以保持他们对你的尊重。

我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控制住自己的脾气。我如果自己发脾气，那我就不能要求运动员控制他们的脾气。有两次我曾对和我捣乱的家伙说过：“咱们回头见！”但是事后有时间思考之后，我却没有卷入殴斗。我冷静下来重新考虑之后，在不引起注意的情况下悄悄地离开了。而且没有多久，我变得脸皮也厚了，也能从容对付那些不可避免的批评了。我自己的这种经验使我——只要可能——就总是愿意给运动员留有思考的时间。一九七四年世界杯决赛，上半时结束后正在离开球场时，约翰·克鲁依夫找上来和我争论。我给了他两次机会叫他住嘴。只是由于他仍然吵着坚持异议，我才

出示黄牌给予警告。我之所以延迟提出警告，并非因为他是（大名鼎鼎的）克鲁依夫，而是因为只要可能，我总是给任何运动员以重新考虑一下的时间。但作为一个青年业余裁判员，在开始工作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内，不得不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以后每当看到一些尖子职业运动员竟然耐不住性子，为了毫无意义的争议而被裁判员给以警告，我不能不感到非常诧异。

在很年轻的时候开始裁判员生涯还有一个好处。不管在处理比赛时我怎样尽力避免引人注目，我仍然会由于年轻而受到注意。正如其它工作一样，裁判员的晋升并不完全取决于你的表现，而是取决于幸运机缘凑巧，为人们所记住。可能我比较幸运，但是年轻这一点确实一直给我帮了很大的忙。当我在一九六二年业余杯决赛首次担任这么大场面的裁判任务时，我被宣传为取得如此声望的最年轻的裁判员。这个名声对于我的事业起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所以我奉劝青年裁判员，年青决不是妨碍认真地开始裁判工作。越是年轻，越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经验，从而有更多的年月来享受其中的乐趣。

当然，大多数人只能在一些初级队的比赛中担任裁判员，其中许多人也为此而感到满足。但是，只要你认认真真地干，好好地学，努力从事训练，你要有所上进仍然是有机会的。对我说来，训练不仅限于保持身体素质优良，而且意味着对每一场的工作成绩做一番分析工作，从失败的和成功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以策将来。这也意味着绝对忠实地对待自己。即使对一场我判得很糟的比赛，我也不立即将它忘得干干净净。

在学校读书时，我一向没有得过很高的分数。幸而作为裁判员，要攀上顶峰绝对不需要学术上的才华出众，所需要的只是丰富的常识，坚强的性格，善于了解人和具有搞好工作的决心。性格方面重要的有两方面：一是对于无论多么不公正的谩骂都能坚定地不予理睬；二是对于别人的忠告能欣然予以接受。

我常常得到行家里手的指点。我每次上场担任裁判，吉姆·洛克总是陪着我到场，并且一直看到终场。他没有受过多少文化教育，然而他是一位出色的老师。他从不提出批评，只是通过提问，问我对某一情况是怎样认为的。他用这种方式来引导我重新回顾一下当时的判决是否妥善。吉姆懂得裁判员在场上所处的角度异常重要。站在看台上的不当位置对于作出越位或点球的判决不可能有充分的把握。他不仅帮助我分析我所作出的判决，而且由于他自己因角度关系而对某些情况表示踌躇，从而也使我很快就意识到裁判员站在适当的位置有多么重要。他还强调说：裁判员固然必须身体素质好，奔跑快，但并不需要像惊鸟那样冲来冲去。从一开始他就教导我，能很好地予以见到球场上的趋向比能场上当个短跑冠军要高强得多。无论如何你没有球快，除非你学会估计球将到什么地方去，否则你永远不能站到适当的位置。

正如他对裁判工作的各方面条件都有研究一样，关于如何站适当的位置这一问题他也有非常合理和实事求是的见解。我研究过《裁判员手册》，而且总是严格地沿着从一个角到另一个角的对角线来回地跑。可是吉姆却向我指出：所谓对角线裁判制的实质，仅仅是要求裁判员在任何时间不许同时背朝着两个巡边员，而决不是要求他机械地不动脑筋地沿着

一条直线跑动。在当年采用开闢，边线进攻战术的时候，他的指导已经相当重要。今天场上的活动常常集中在中央走廊地带，它的重要性尤其显著。裁判员有必要和这个地带保持接触，不光是为了要获得正确的视线角度，同时也是为了尽可能接近活动范围，以便听到运动员的评论、体会他们的情绪。吉姆使我对运动员的情绪比较敏感，这是完全正确的。他善于询问我对比赛的“态度”以及运动员的“态度”，这又是多么的正确呀！假使你严厉地对待明显的激怒现象而忽视了造成这个现象的起因，你就是为即将发生的报复行动埋下了导火线。你和运动员在许多这种场合下互相影响。除非你和他们保持接近，警觉地注意他们的情绪，否则你很快就会失去他们对你的尊重，也会失去你对比赛的控制。

在强调正确站位的同时，吉姆也突出了和巡边员紧密配合以及对他们寄予信任的重要性。我开始担任重要比赛的裁判员时，我发现不少老资格裁判员希望亲自掌握罚球区内发生的情况，甚至力图阻拦巡边员对发生在该区内未被裁判员所看到的情况采取行动。当我亲身体会到裁判员的这种不公正态度以及它所带来的不良后果时，我完全接受吉姆向我强调的意见：必须和巡边员保持紧密的配合。

吉姆正是通过这些方法帮助我迅速成长起来，如果单靠我自己，我决不能进步得这样快，而且我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来了解巡边员的观点。由训练班出来经过三级裁判员考试之后，我将全部时间花在为沃尔弗罕普顿业余联赛和工人联赛担任裁判员，以及为乌斯特夏混合联赛担任巡边员。我父亲对我很宽容，我只花部分时间在肉铺里当伙计，而几乎当了一名专职裁判员，每个足球季节大约工作九十场次。没有多

久我就也为伯明翰联赛担任裁判员。在那里，我在一个严冬的星期六下午担任一场比赛的裁判员，给伯明翰市足协秘书特迪·伊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有凑巧，比赛后的星期一，他来到兰开斯特盖特，有人提醒他当时正轮到伯明翰为一场国际比赛选派一名巡边员。忙乱中，他首先想起来的就是我。这样，在可供选择的一千四百名伯明翰的裁判员中，他含糊地提出了：“沃尔弗罕普顿的泰勒。”事后，他感到担心；可是，二十三岁的我就这样上了场，在巴黎举行的法国对西班牙的一场正式国际比赛中担任了巡边员。两年以后，我成为英国足协最年轻的巡边员，并于一九五五年八月，在南区三组的科芬特里市对波茅斯的一场比赛中，给了我首次巡边工作。

可是，三年后，我仍然是个巡边员，而且是个备受挫折的巡边员。在毕生的事业中，仅有这一遭我的年龄没有帮我的忙，反而拖了我的后腿。在一场富勒姆对纽加塞尔两队紧张的优胜杯决赛中，我作了一个越位判罚，结果富勒姆队终于输了。当然，报上就有人抱怨说，为什么这样重要的比赛，竟托付给这样年轻的人来担任巡边员。谁都清楚，责任应当由我来负。当时裁判员不曾注意到我举旗的信号而已鸣哨宣布纽加塞尔队胜球得分然后才跑上前来问我。我告诉他富勒姆队那个绰号“废话”的队员张伯伦越位。从某些方面来看，我在早年间就遇上这种批评是有益处的，它有利于使我逐渐地习惯于见怪不怪，无动于衷。无论是运动员、观众或报纸说些什么，即便是漫骂也没有使我烦恼，因为我深知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如果说由于年轻，我的晋级被延迟了一年左右，我至少是有所收获：遇有裁判员在比赛前不向巡边

员作出指示，或忽视巡边员的旗示，或毫无必要地暴露巡边员的差错等等情况，对于巡边员当时的情绪如何，我是有充分体会的。

比上面更尴尬的情况我也碰到过。有一个裁判员坚持要求巡边员遇有罚有些任意球时必须朝端线方向跑，并在球门区旁站立。虽然我提出了不同意的理由，可是他最后命令我必须照办，否则就离场。正如我所担心的那样，有一次刚罚出任意球，我正背向球门朝着端线跑回去时，球却立即被高高地踢回我背后的球门区而且被踢进了球门。当有人认为对方越位而提出抗议时，裁判员跑过来问我的看法。我只好回答说：“我怎么能知道呢？是你束缚了我的手脚。”当时，巡边员受到的尊重似乎是微乎其微。不管你会不会因为耽搁时间而误了火车，你也必须等裁判员先洗完澡才轮到你洗澡。从这时候起，我头脑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象：作为裁判员，必须尊重巡边员，并且和他们配合。即使在那年代，一些最出色的裁判员已经是在朝着这个目标做了。像阿瑟·埃利斯，雷吉·利夫，杰克·克拉夫和默文·格里菲斯等这些裁判员都使我感到自己是这个三人小组的一个成员。看到他们在场上的工作作风更激励我渴望有朝一日自己能正式当上个裁判员。

二、在实践中学习

我第一次在巴黎的一场国际比赛中担任巡边员时，裁判员是五十年代最杰出的裁判之一，杰克·克拉夫。他是属于

这样的类型：在比赛时他不太受到注意，但他却总是以他那静悄悄的胜任愉快的方式控制着球赛。几年以后，他给我写了一封充满鼓励和教诲的信。结尾是这样写的：“约翰，你要保持沉着冷静，永不自高自大，你就有远大的前途”。由联赛巡边员提升为联赛裁判员的漫长等待使我宏伟的想像力一直得不到发挥。最后，当了三年巡边员之后，消息传来，考虑提升为裁判员的名单中有我的名字。当天叫我填交了申请书，但又干等了几个月才肯定知道揭晓的名单里有我。事实上，最早的信息是在那年足球赛季刚开始前我所接到的委任书。期待已久的一天终于到来：在索斯波特队对哈特尔普尔队的一场联赛中我担任了裁判员。虽然这两队都属于新组成的第四组，担任那场比赛的裁判员并不怎么样；不过让我从这里开始是明智的。观众并不太多，气氛也不紧张，因而没有多大压力。

尽管如此，对我来说，它同世界杯决赛同样重要。那一次我的准备工作做得特别仔细。不论是那一场比赛，裁判员总要在球场两条端线之间来回奔跑，他所完成的跑程决不亚于任何运动员；因此他的身体必须和运动员同样强壮，并应同样注意锻炼和控制饮食。在这些方面我的认真态度不比任何职业运动员差。那天比赛前的午餐，我吃的是牛排，进餐时间是开赛前三小时，以保证有充分的消化时间。为了保持体力，必须吃顿饱餐，但不能在离开赛太近的时候进餐，否则会感到不舒服。

我在足球季前的锻炼使自己对身体素质很有自信心，因此在比赛前我有意识地放松一下，以免由于紧张反而模糊了我的直觉本能或判断力。烦恼的心情不仅会影响判决，还会

影响体力。神经紧张会促进肾上腺素的流速，使赖以支持体力的糖原储量消耗殆尽。因此，神经紧张的裁判员很难维持到终场。正因如此，放松一下就非常重要。为了做到这一点，不少运动员常是自搞一套常规或习惯性动作，既是作为幸运的象征，也是为了分散过分集中的思想，例如，在进入通往场地的隧道时，抢在最前或是等到最后。

裁判员同样也需要某种常规活动，一方面为了使思想有所寄托，另一方面为了检查赛前准备是否做得充分。否则，在最紧要关头上有可能会发生最愚蠢的差错。1974年世界杯决赛时，西德的组织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可是在比赛前我和往常一样检查场地，却发现没有插上角旗。这个很微小的例行事务的疏忽，如果我自己也不检查一下，那么，在直接或间接观看这场比赛的大约一亿观众睽睽众目之下，我岂不被看成是一个傻瓜！

当我在索斯波特担任裁判员的第一场比赛前，我就确定了我的日程。星期五肉铺生意很忙，我没有进行锻炼，可是我仔细核对了火车时刻表和天气预报以保证我能及时到达比赛场地，并能有宽裕的时间。我妻子在傍晚帮我把应用的东西备好，但我定下规矩亲自收拾行李，并一遍又一遍地核对每一件用品。星期六早上，在不耽搁动身的前提下，我尽可能晚些进早餐，等到达目的地再吃一顿午餐。巡边员到达后，我和他们开一次很全面的准备会，并请他们提出他们想了解的任何问题。更衣以前，我给场地工作人员一些提示；例如在上半时终了后重划罚球点等，并要他和巡边员一起到场地上去检查旗子和划线等情况。最后，留下他们去检查球门网作为他们最后的检查任务。在开赛前半个小时，我开始